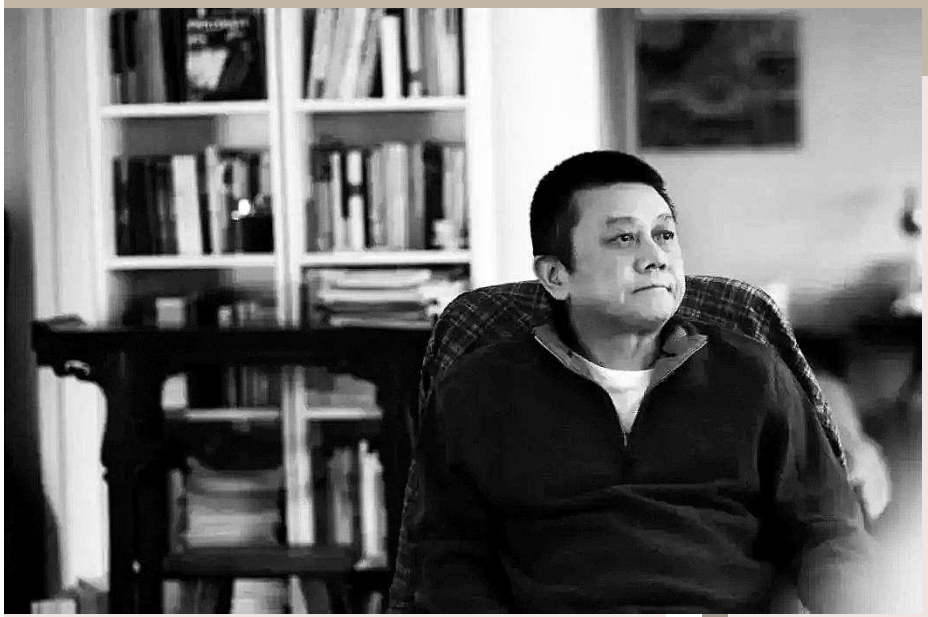


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22年8月28日 星期日 第928期 | 新民晚报 | 首席编辑: 吴南瑶 视觉设计: 戚黎明 编辑邮箱: wup@xmwb.com.cn

9



这次如此“低调”，王朔是抱着谦逊的态度来的，没想到成了会场上靶子的。

更多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是王朔“挥斥方遒”“粪土文坛万户侯”数落贬损他人的场景，也经常在媒体上看到王朔嬉笑怒骂地说话损人，然后记者有了“料”，第二天纷纷见报，流量暴涨。但混不吝的王朔也有被人“损”的时候。1994年秋天王朔在上海陷入这样的“困境”，他在张教授、李教授等快嘴的围攻下，居然一言不发，微笑着不接招。作家陈村也不时插科打诨，而王朔既没有反击，也没以惯用的“自嘲”来消解。在这次会前，王朔参加一次三峡笔会，和作家们打“八十分”，江苏作家储福金牌打得也好，也爱评点，王朔的牌技一般，被数落之后，连举“白旗”：“老师，我写份检讨行不行？”，众人轰然大笑，一场“纷争”了解。这次如此“低调”，在王朔的生涯中，极为少见，他那张毒舌饶过谁啊。

更多的可能，来沪上看看有没有商机也是可能的。看得出来王朔是抱着谦逊的态度来的，没想到成了会场上的靶子。另一个北京来的导演更惨，古榕拿着刚刚杀青的电影《红尘》到研讨会请大家“审片”，这是需要勇气的，一般新片出炉，主要是找人捧场，古榕敢到酷评家林立的上海滩来首映，确实是“深入虎穴”的架势。古榕可能低估了上海评论家的杀伤力，高估了自己的承受力。整个电影研讨会挑刺的多，点赞的少，估计一开始想说好话的评论家也被会场的气氛所裹挟，也下意识地亮出小刀子来解剖解剖。

或许是人单力薄，或许是“客场”的原因，那天王朔没有露出他的“獠牙”。这次活动是上海电影部门为纪念世界电影100周年和中国电影90周年举办的一次学术研讨活动。参加活动的嘉宾主要是来自上海和北京的电影人和研究者，京沪之外的只有我和黄亚洲两人，黄亚洲是《开天辟地》的编剧，正当红，而我，电影外行，写过一篇批评张艺谋的文章，与电影界来往极少，参加会议的原因，主办方说是因为孙甘露的热情推荐。

当然，“炮火”还是集中在王朔这里。我记得那天上午开完会，中午王朔拉我和陈晓明去酒店的餐厅零点用餐，我们刚坐下不久，会上几个“正方”的教授也进来点餐，和“反方”的王朔当即照面，按理说，大家应该礼貌地打个招呼，因为太突然，双方还没有从会场上“角色”和气氛中转变过来。那天的午餐，双方吃得都不是很爽，我清楚地记得，各自的餐桌上剩下了很多的菜，因为相邻很近，都能听见对方说话的声音，那一餐几乎是沉默的午餐。而我自己也感到尴尬至极，一不小心就被站了队，说实在的，双方都是我多年的朋友，我是不愿意站队的，而且站队本身没有意义，我理解双方的观点，但都不是我的立场。事后，我看到王朔的一些访谈，这次对他的刺激还是比较大的，善于自嘲的王朔说起这次遭遇是有些愤愤不平的。

据王朔是主动与会的，费用也是自理的。他想了解一下电影界的信息，也想了解一下上海文艺界的动态，当时他正开

把自己埋在历史文化的隧道里才有踏实感吗？王朔亦如此，是古典的魅力还是现实的匮乏

王朔看上去很痞，其实很真诚，很性情，在圈内的口碑一直很好。虽然口无遮拦，得罪不少名流和朋友，但又是豪爽仗义之人，20多年之前，一位文友从国外回来，生计极为困顿，于是就有人出主意让他以王朔的名字写本书，可以缓解经济危机。本来是开玩笑的，没想到王朔真的同意了，说，我这名字也不值钱，他如果不嫌寒碜就用吧，稿费全部给他。不知道书后来出来没有，但这件事足见王朔的热心和侠义。

王朔属于文学和影视两栖动物，最火的是影视剧，但他自己说，写影视让他不会写小说了，沉默十五年之后，王朔终于有小说新作问世了。这部题为《起初·纪年》的长篇小说虽然属于“历史小说”，但王朔的“我”的痕迹很重。小说开头就是“我一年”，这用法看上去很奇妙，其实也是王朔的套路。王朔喜欢在小说里用“我”，《我是你爸爸》《我是流氓我怕谁》《我的千岁寒》，题目直接用“我”，而那些第三人称叙述的小说，其实也是王朔隐含叙述。新作直接以第一人叙述。“我”在小说中的身份是汉武帝，但又是王朔自己的投射，那些北京土语和网络上的梗，只能源于王朔的口中。

王朔对文学贡献最大的该是语言，他张扬的那些愤青的情绪，看上去不那么正经的腔调在早期的刘索拉、徐星等人的作品中有过表达，在后来的朱文、于一爽、石一枫等青年的写作里也被传承，他用语言完成了文学的形象塑造，尤其对京味的重塑，其贡献和崔健的歌词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老舍之后，京味小说实际上是断层了，一些京味作家，实际上都脱离了京味的文化现实，在历史的胡同

里打圈，而王朔的语言及时表达这样一个文化现实，他呈现北京人当下的生存状态和语言状态，并由此辐射到生活中去。早在20年前，我就说过，上网必须拥有三大宝典，一是熟知金庸的小说，二是周星驰的喜剧电影，三是王朔的小说腔。有了这三大“法宝”，你就可以在网上畅通无阻。如今网络开始反哺王朔，王朔小说里的那些网络梗随处可见，看出来王朔还是不愿意被时代拉下。

王朔新出版，好像“孤勇者”王朔也摆脱不了和历史那些文化名人的宿命——就是从现实的叛逆出发回到历史的钩沉中。当然，这部新作到底是否经典，还有待于读者和时间的检验。鲁迅最早扛白话文运动的大旗，用鲜活的现实语言来写现实的生活，《阿Q正传》《伤逝》《故乡》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，而到了《故事新编》里鲁迅对历史的兴趣代替了现实的直接书写。闻一多是新诗的代表人之一，但后来又沉湎于楚辞和古典诗词的研究，当代的王蒙先生一直是书写当下生活的典范，但近十年来，对“国学”也是乐此不疲，从庄子到老子到荀子，一路解读过来。王朔他自己曾表白过讨厌金庸的不文不白，认为有一股腐朽的气息。但从《我的千岁寒》开始，王朔突然转向了中国的古典，而且欲罢不能，这一次的《起初·纪年》直接写历史而且序中号称皆有出处，玩的不是心跳，玩的居然是“考证”，甚至还文白相间。虽然王朔的路数依然是解构，依然是当年的立场，但回到故纸堆本身，就是一种姿势，中国文人的归宿是把自己埋在历史文化的隧道里才有踏实感吗？“孤勇者”王朔亦如此，是古典的魅力还是现实的匮乏？

多年以前，王朔就是一个“孤勇者”。

“谁说站在光里的才是英雄”，昔日，这个顽劣的少年，打破了很多的坛坛罐罐，自己的额头也伤痕一片，在暗夜里行走，貌似小丑但绝不虚伪。如今他年过花甲，依然保持出道时不拘陈规、大胆尝试的精神。

「孤勇者」王朔

王朔自己反思说，他不适合经商，虽然创意不凡，但经营起来又不耐“烦”

和王朔认识比较早，1988年的时候，我在《文艺报》理论部工作时，《钟山》编辑部让我去盯着王朔正在写的长篇。我去找王朔的时候，他正在一家部队的招待所写作，环境极其简陋，除了一张桌子外，别无他物，印象最深的是连一个茶杯都没有，我坐公交车过去，转了几次，干渴得要命，想讨杯水喝，王朔说，这里不是会客的地方，只有一个搪瓷缸，你要不在意，就用我的喝几口吧。我喝得不行，咕嘟咕嘟喝了一大口，开始聊天。他给我看了长篇的手稿，他正在写的《千万不要把我当人》，说这是写气功的，肯定给《钟山》，要不你把写好的先寄回去？我说，不用，等你写好了，我来

拿。之后看到王朔调侃我“中国文坛奔走相告委员会主任”，是因为他每次见到我，我都为他推荐一些新的作家和作品，且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

2002年左右王朔和姜文、叶大鹰等合开了一家“非话廊”酒吧，我们就经常去泡吧。“非话廊”的店名没有叫响，王吧的名字却远扬京城内外。因为姜文和叶大鹰很少去，王朔去得最多，大家都说王朔的酒吧，他说别啰嗦，叫“王吧”得了。于是有好事者就故意问，乌龟酒吧在哪儿？只是，“王吧”开了一年的样子就关闭，王朔自己反思说，他不适合经商，虽然创意不凡，但经营起来又不耐“烦”，故开公司业绩平平，还有点寒碜。



20世纪80年代的“孤勇者”们，左起葛优、冯小刚、王朔